

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”。

盛姗姗对罗高寿提及父亲的“才华和勤劳”，有着作为家人的“零距离”体会——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“与时间赛跑”，谁又能证明他的才华与勤劳？

仿佛说“我会的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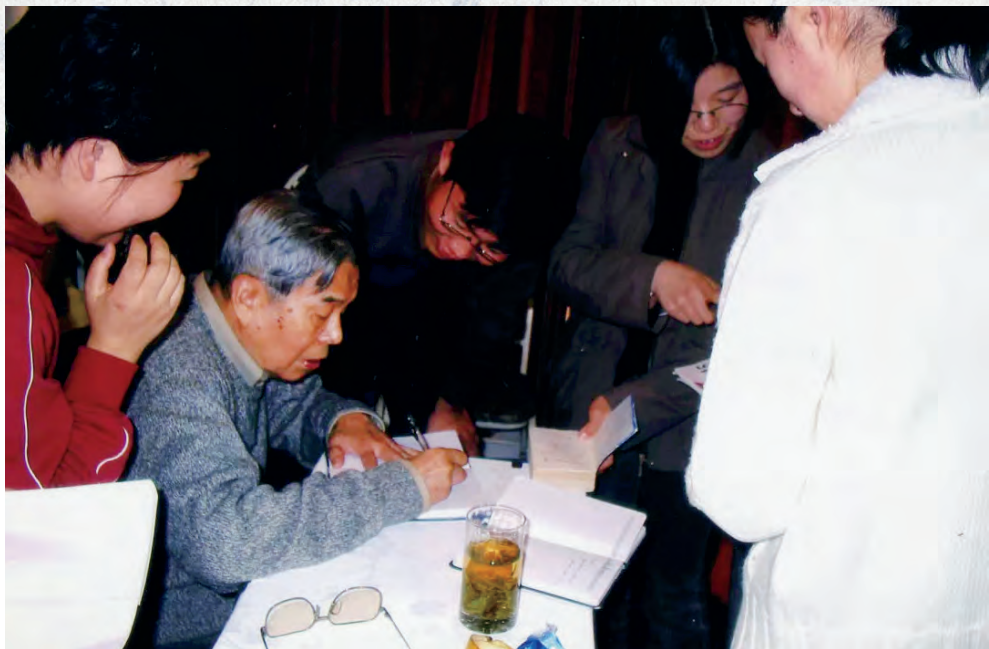
张盛海告诉记者，外祖父家姓盛，外祖母家也姓盛。“但这只是巧合。他和她出身两家人家。外祖父家祖籍在浙江慈溪骆驼桥镇，今为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新城骆驼街道；外祖母家祖籍浦东新场镇。”张盛海说，“我外公的后半生，外婆对他特别的鼓励与支持。特别是外公在世时最后的那七年，当时有三年时间是下不了床的。外公住在华东医院，外婆数年如一日天天去看他。我现在每每从岳阳路走过乌鲁木齐路，就会想起那七年。如今来说，也是往事。”

盛天民退休前是辞海编辑部主任。在她的支持下，草婴一生从事“自由职业”——在家进行翻译工作，直到晚年才受聘担任文史馆馆员，算是需要定期出门“上班”。

回想外祖父母的一生，令张盛海特别感慨之处在于他们早年的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及至成为一家人。

从年轻的时候到人生暮年，草婴与盛天民相依相伴。“外婆力主要出《草婴全集》，也就是出版包括外公的译作、自己创作的文章、与亲友的书信在内的文字作品集，为此，外婆参与了《草婴全集》出版的过程。”

盛天民还力主成立上海外国语



上图：草婴为读者签名。

大学草婴文学基金会，后还希望创设上外草婴文学翻译大赛。幸而这些目标都已经实现了，比如2024年翻译大赛已举办到第二届。

盛姗姗亦告诉记者，父亲最后的那段岁月，及至父亲去世，母亲盛天民挂在心头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能否成立草婴书房、文献馆，能否出版草婴全集，以及家里捐资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草婴文学基金……

盛姗姗记得，父亲走的那一天，那个傍晚，自己和全家、亲属、朋友都守在他的身边，看着他的心脏跳动渐渐减弱，呼吸慢慢平静下来。

“我伏在他耳畔说，你要去和托尔斯泰、肖洛霍夫聊天了，他们也正等你呢。”盛姗姗后来在追忆文章中写道，“我吻着父亲柔软的脸颊，看着他安详欣慰的表情，好像1987年他由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访问时那样，从容而自信地眨一眨眼睛，仿佛说‘我会的’。我坚信，这表情就是他的即刻回应。”

盛姗姗略有遗憾地说，2005年

肖洛霍夫诞生百年，父亲本记挂着前往顿河畔他的家乡，然而终究没有成行。草婴曾如此安慰女儿：“我已经80多岁了，外出旅行应较有把握才好，各方面都安排妥当，心里才比较踏实。”按照草婴当时的话说，肖洛霍夫的家乡，不像去莫斯科那样容易，要乘很长时间的火车，抵达后也不知道该上哪儿歇脚，没有行程安排，人家接待就会困难。而在这一联络过程中，遇到托尔斯泰的后人，双方建立了联系。2019年，双方谈好，要将托尔斯泰手稿和草婴手稿放在一起展览。没想到遇到疫情，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。

前些年曾长期从事中俄贸易的远方先生，如今的身份之一是草婴读书会会长，其实也是创会会长。近日，在黄梅时节，远方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时也提到，2019年这场手稿展览没能办成，很是遗憾。“但2021年，我们参与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俄罗斯文学家文物故居直播系列。”远方说，“也就是我